

叙事学视域下《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自由间接引语的汉译研究

曾丽媛

中央民族大学

DOI:10.12238/er.v8i12.6697

[摘要] 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以其精巧叙事结构及自由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而闻名。该引语形式是一种兼具第三人称叙述形式与人物主观视角的表达形式，具备多种叙事功能。本文基于叙事学视角，对《曼斯菲尔德庄园》孙译本及项译本中的自由间接引语所产生的叙事效果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两位译者在翻译自由间接引语时存在差异，孙译本倾向使用口语化表达，在客观叙述中注入人物情感或内心想法；而项译本倾向使用书面化表达，且多处增添引导词，使叙述视角与人物视角易于分离。相对而言，孙译本能更好还原原作的双重声音叙事效果。

[关键词] 叙事学；简·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自由间接引语；汉译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Free Indirect Speech in *Mansfield Pa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Liyuan Ze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Jane Austen's classic work, *Mansfield Park* is known for its elaborat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extensive use of free indirect speech. This mode of speech presentation features both the third-person narrative form and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s and has many unique functions. The thesis will study the translation of free indirect speech in Sun Zhili's and Xiang Xingyao's Chinese version of *Mansfield Park*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narrative effect produced by the translated free indirect speech and the original tex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Both translators have reproduced the narrative effect of the original work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they deal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free indirect speech. Sun's version tends to use colloquial expressions, injecting characters' emotions or inner thoughts into the objective narration. Instead, Xiang's translation tends to use written expressions and adds some guiding words that makes the text easy to separate the narration perspective from the characters' perspectives. Compared with Xiang's version, Sun's translation can reproduce the narrative effect of the dual voices in the original work better.

Keywords: Narratology; Jane Austen; *Mansfield Park*; Free Indirect Speech; Chinese Translation

引言

简·奥斯丁 (Jane Austen, 1775-1817) 的《曼斯菲尔德庄园》 (*Mansfield Park*, 1814) 以其细腻的社会风俗刻画、深刻的道德伦理探讨及精巧的叙事结构而闻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1899-1977) 曾盛赞其为“一出反映社会风俗人物、道德是非曲直、人物喜怒哀乐的三幕喜剧”，是“从针线筐里诞生的精美刺绣艺术品”^[1]。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不仅体现在主题与结构层面，还可从文中的话语表达方式窥见其魅力，即大量使用自由间

接引语^[2]。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以第三人称从人物的视角叙述人物的语言、感受、思想的话语模式。它呈现的是客观叙述的形式，表现为叙述者的描述，但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是人物的声音、动作和心境^[3]。同时，这一话语特征也成为了奥斯汀笔下用以塑造人物及推进叙事的重要手段。

叙事学 (narratologie) 一词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 (Tzvetan Todorov, 1939-2017) 曾在其出版的《〈十日谈〉语法》 (*Grammaire du Décaméron*, 1969) 一书中首次提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

20世纪70年代，“叙事学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学科，为小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模式和方法”^[4]。经典叙事学发展于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强调“将叙事作品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4]。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热衷于借鉴西方经典叙事学进行研究，促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诞生，也为国内将经典叙事学应用于翻译研究提供了发展土壤^[5]。

目前，《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汉译研究主要基于关联理论、接受理论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翻译学视角，而鲜有关注其叙事学视域下人物话语表达形式中自由间接引语的翻译。因此，本文将对对比分析该作品的孙致礼译本及项星耀译本中自由间接引语的翻译，并探讨以下问题：其一，译文中的自由间接引语有何特点？其二，译后的自由间接引语所产生的叙事效果与原作用有何异同？其三，《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自由间接引语的汉译对其翻译实践有何启示？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奥斯汀作品的叙事艺术，还能揭示自由间接引语在文学语体中的功能与价值，为这一话语特征的翻译提供借鉴。

1 自由间接引语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孙译本及项译本中的体现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 (Gérard Genette, 1930-2018) 曾于1972年指出“叙事”一词具有三层含义，其一便指叙述话语，即“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6]。在西方叙事学界中，话语常“涵盖各种表达方式”，而人物话语指的是“人物本身的言语和思想”^[4]。自20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对人物话语表达方式进行了分类，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利奇 (Geoffrey Leech, 1928-) 与肖特 (Mick Short) 对其的分类及申丹对该分类的补充优化。前者根据叙述者由深至浅的介入程度将其分为五个类别，即言语行为的叙述体、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及自由直接引语^[7]；后者则依据中英文两种语言的本质差异，即汉语中的间接引语转述语与自由间接引语之间的差别不如英文明显，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增添了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两可型”话语表达方式^[2]。

《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奥斯汀“思想最成熟、最具时代感”的作品，被誉为英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8]。在语言叙述方面，奥斯汀以善用多变句式而闻名，以简单朴实且幽默风趣的文字传达深刻意义^[9]；在刻画人物方面，该作中的人物对话几乎占据整个篇幅的一半^[9]。同时，纳博科夫将其刻画人物的方式分为四个类别，其中包含穿插着作者的冷言妙语的直接描写、直接引用人物的谈话、使用人物的间接引语及模仿人物原话进行叙述^[1]。此外，奥斯汀作为“运

用自由间接引语的高手”^[10]，该作品还包含了丰富的自由间接引语。由此可见，这对译者来说是种特殊挑战，既要准确识别文本中这一隐含的话语特征，又需在译文中选择恰当的翻译方式，以还原原作的叙事效果及目的。

自19世纪以来，自由间接引语就是“西方小说中极为常见、极为重要的引语形式”^[2]，使叙述者及人物的声音并存，促使这两种声音出现不同程度的交融与对抗^[3]。这一双重声音的存在为翻译研究提供独特视角，促进跨语言转换中精准还原其叙事功能的研究^[11]。相较于其他引语方式而言，自由间接引语具备更多优势，如：能有效表达讥讽或诙谐效果、增强同情感、增强语意密度及兼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之长^[2]。然而，由于自由间接引语常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作品中，如：人物话语的记录、内心独白的叙述及夹杂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本文将通过“判断叙述者是否站在人物的位置上叙述故事”^[3]以确定何为自由间接引语。鉴于此，本文将依据上述自由间接引语的功能分类进行研究：

1.1 有效表达讥讽或诙谐的效果

自由间接引语之所以可以凸显作品的讽刺效果，是因为这一形式并无引导句，且其中的人称及时态与叙述口吻一致。从叙述者的角度来看，客观的描写使自由间接引语中的荒唐内容更引人注目；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第三人称及过去时的运用拉开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以旁观者的身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2]。

Example 1

ST: As far as she could judge, Mr. Crawford was considerably the best actor of all; he had more confidence than Edmund, more judgment than Tom, more talent and taste than Mr. Yates. — She did not like him as a man, but she must admit him to be the best actor, and on this point there were not many who differed from her^[12].

TT(a): 在她看来，克劳福德先生绝对是最好的演员：他比埃德蒙有信心，比汤姆有判断力，比耶茨先生有天赋和鉴赏力。她不喜欢他这个人，但不得不承认他是最好的演员。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少人跟她看法不同^[13]。

TT(b): 根据她的判断，克劳福德先生是演员中最好的一个，大大超过了别人；他比埃德蒙更有信心，比汤姆更有见解，比耶茨先生更有才能和鉴赏力。他作为一个人，得不到她的喜欢，但她必须承认他是最好的演员，在这一点上，许多人的看法与她相同^[14]。

在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常省略引导词，以第三人称模仿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3]，而该片段恰通过此方式对范妮在戏剧排练中的内心活动进行了描述。奥斯汀以叙述者视角将范妮对克劳福德演技的认可与对其的道德否定并置，体现

了对人物能力与品格割裂的讽刺效果。然而,项译本将“Mr. Crawford was considerably the best actor of all”译为“克劳福德先生是演员中最好的一个,大大超过了别人”,较为中性的表达导致讽刺效果弱化,使其更依赖于语境推导。孙译本则表达较为直接,如:“克劳福德先生绝对是最好的演员”。这些话看似为夸赞之词,实际上强化了对他的讽刺情感。同时,孙译本这一译法通过显性化矛盾维持了原作中范妮视角及奥斯丁批判的双重声音,以调节叙述距离^[2],使读者清晰感知人物能力与品格不一致的内容。

Example 2

ST: But her chief strength lay in Sotherton. Her greatest support and glory was in having formed the connexion with the Rushworths. There she was impregnable. She took to herself all the credit of bringing Mr. Rushworth's admiration of Maria to any effect^[12].

TT(a): 不过,她的主要资本还是在索瑟顿。她的最大功劳和荣耀是帮他们跟拉什沃思家攀上了亲。她的这个功劳是抹杀不了的。她把拉什沃思先生看上玛丽亚全都记在她的功劳簿上^[13]。

TT(b): 但是她的主要力量在于索瑟敦。她的最大贡献和光荣便是促成了与拉什沃思家的联姻。在这件事上她是功不可没的。她认为,拉什沃思先生倾倒在玛利亚脚下,全得归功于她^[14]。

该片段通过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了诺里斯太太对功利关系的痴迷,并将婚姻视为资本及荣耀,奥斯丁以此讽刺了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以利益为导向的扭曲婚姻观。自由间接引语常保留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内容,如:口语化的语言成分等,以突显矛盾的张力^[2]。孙译本恰保留了该引语形式中“功劳簿”“抹杀不了的”等更为口语化的内容,这一做法强化了诺里斯太太贪图功利的形象,讽刺其将婚姻视为个人功绩的荒谬。而项译本则使用了更为书面化的表达,如:“贡献”“光荣”及“倾倒在玛利亚脚下”,虽暗示了拉什沃思对玛丽亚爱慕的虚假性,但使得讽刺效果更含蓄。就叙事效果而言,项译本直接还原了“她认为”的引导句,但自由间接引语恰因摆脱引述句而具备受叙述语语境压力较小的优势^[2],这一做法易使叙述者的想法与人物想法分隔开。孙译本中的“她把……记在她的功劳簿上”,则使叙述者与人物的声音融合得更为紧密,从而保留了原作的双重声音叙事效果。

1.2 增强同情感

除反讽之外,同情也是典型的叙述态度。自由间接引语可使读者感受到叙述者的声音,当其充满同情之感时,读者必然能与叙述者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增强对作品中人物的同情^[2]。

Example 3

ST: Fanny saw and pitied much of this in Julia; but there was no outward fellowship between them. Julia made no communication, and Fanny took no liberties. They were two solitary sufferers or connected only by Fanny's consciousness^[12].

TT(a): 朱莉娅的这种心理,范妮大体上能理解,也予以同情。不过,她们两人表面上没有什么交情。朱莉娅不主动搭理,范妮也不敢冒昧。她们各有各的辛酸,只是范妮心里把两人联在了一起^[13]。

TT(b): 芬妮看到了这一切,对朱莉娅十分同情,但她俩没有共同的友谊。朱莉娅从不向芬妮讲什么,芬妮也不敢主动表示亲近。她们是两个孤独的受难者,只是芬妮的内心里把她们联在一起^[14]。

奥斯丁在该片段中从最初的人物视角“Fanny saw and pitied much of this in Julia”,转入后来的叙述者概括“They were two solitary sufferers”。这一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生动描绘了范妮观察到朱莉娅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并对其产生同情心的情景,其中熔铸了更多叙述者的理解,字里行间也表现出叙述者的姿态^[3]。两个汉译本均较为直接还原并增强了范妮及叙述者对朱莉娅的同情之感,但不同之处在于,项译本中“对朱莉娅十分同情”的表达,更侧重于体现叙述者对范妮情感的简单说明,并非像孙译本那样,通过叙述范妮经自身观察而逐步产生同情的心理过程,以体现叙述者的声音对人物的同情,从而增强读者的情感共鸣^[2]。因此,项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作叙述者描述与人物内心活动的交织互动,使其双重声音偏向单一的叙述者视角。

Example 4

ST: Fanny was just beginning to collect herself, and to feel that if she staid longer behind it might seem disrespectful, when this point was settled, and being commissioned with the brother and sister's apology, saw them preparing to go as she quitted the room herself to perform the dreadful duty of appearing before her uncle^[12].

TT(a): 范妮刚刚镇定了一些,觉得继续呆在这里似乎有些失敬。这时,她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那兄妹俩又托她代为表示歉意,她便在他们准备离去之际走出房去,去履行面见姨父的可怕使命^[13]。

TT(b): 芬妮刚刚镇静下来,心想如果老是避不见面,会显得没有礼貌,于是在接受兄妹委托她代为致歉的要求后,决定离开屋子,去完成面见姨父的可怕任务了^[14]。

该片段展现了范妮在社交压力下的紧张感与被动处境,其中包含主人公范妮的心理活动描写及叙述者对人物的评

价,如:“perform the dreadful duty of appearing before her uncle”,体现自由间接引语形式可保留人物主体意识及巧妙表达叙述者隐性评论口吻的典型特征^[2]。孙译本将“feel”译为“觉得”,随后自然衔接范妮的内心想法,使其更接近原作自由间接引语的隐性切入效果,还使读者感知到范妮的自我审视。然而,项译本虽完整还原了范妮的心里想法,但将“feel”译为“心想”,使引导词显现出来。这一译法将自由间接引语转化为了更显性的引语形式,与自由间接引语无引导词的特征相悖,使原作中的双重声音叙事效果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同时,项译本使用“任务”代替孙译本中的“使命”,这淡化了“dreadful”一词所蕴含的沉重感,使范妮的被动状态与恐惧心理被弱化,导致同情效果减损。

1.3 增加语意密度

自由间接引语因包含叙述者的客观声音和人物的主观声音,而实现双重声音的叙事效果及多语共存的态势,进而增强语意密度。此外,当自由间接引语所叙述的内容道出了读者心声时,这还可被认为是形成了三种声音的和声^[2]。

Example 5

ST: Poor Mr. Norris' s indifferent state of health made it an impossibility: he could no more bear the noise of a child than he could fly; if indeed he should ever get well of his gouty complaints, it would be a different matter: she should then be glad to take her turn, and think nothing of the inconvenience; but just now, poor Mr. Norris took up every moment of her time^[12].

TT(a): 可怜的诺里斯先生身体不好,因此不可能这样安排:他绝对不能忍受家里有个孩子吵吵闹闹。如果他的痛风病真能治好的话,那情况就不同了:她会高高兴兴地把孩子接到家,抚养一段时间,丝毫不在乎方便不方便。可是眼下,可怜的诺里斯先生无时无刻不要她照顾^[13]。

TT(b): 可怜的诺里斯先生身体不太好,也使这事碍难照办;他像怕苍蝇一样怕孩子的吵闹;确实,如果他的痛风病好一些,那是另一回事;到那时,她很乐意接她去住,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但是当前,诺里斯先生占去了她的每一分钟^[14]。

人物话语作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2],自由间接引语亦是如此。该片段为奥斯丁以叙述者的口吻模仿诺里斯太太的话语,使多重语义在同一表述中叠加,增强了文本的语意密度:其一,以丈夫健康为借口拒绝抚养范妮;其二,以“if indeed he should ever get well”的虚拟语气暗示丈夫病愈的可能性极低;其三,以诺里斯太太自我吹嘘的话语及实际行为形成对比,暴露其虚伪本性。

孙译本中提及的“可怜”一词,既符合诺里斯太太自我

吹捧的口吻,又隐含叙述者的讽刺,即对其拒绝抚养范妮借口的否定,较好还原了原作的多重声音叙事效果。加之,“如果他的痛风病真能治好的话”一句在孙译本中的出现,实际体现了诺里斯太太言行不一致的形象,从而完整体现原作的多重语意。然而,项译本中“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阐述,更偏向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这就削弱了诺里斯太太自我美化的语气并降低语意层次。同时,项译本将“she was sure”译为“她相信他就会受不了”,引导词的出现将诺里斯太太的主观托辞转化为叙述者的客观说明,双重声音中人物视角的虚伪性则被淡化。

Example 6

ST: Fanny was the only one of the party who found anything to dislike; but since the day at Sotherton, she could never see Mr. Crawford with either sister without observation, and seldom without wonder or censure; and had her confidence in her own judgment been equal to her exercise of it in every other respect, had she been sure that she was seeing clearly, and judging candidly, she would probably have made some important communications to her usual confidant^[12].

TT(a): 在这些人中,只有范妮觉得有点看不惯。自从去索瑟顿那天以来,她每逢见到克劳福德先生和两姐妹中的哪一个在一起,都会不由自主地留心观察,常常感到迷惑不解,或是觉得不对头。如果她对自己的判断像在别的问题上那样充满自信,如果她能断定自己看得清楚,判断公正,也许她早就郑重其事地告诉了她通常无话不谈的那个人^[13]。

TT(b): 芬妮是这伙人中唯一对某些事感到不满的;但自从那天参观索瑟敦以后,她每逢看到克劳福德先生与两姐妹中任何一人在一起,不能不留心观察,而且往往会引起她的惊异和指责。如果她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信心,像她对其他问题的判断一样,如果她确信她的观察是准确的,她的判断是公正的,她也许会向她所信任的那位表兄透露一部分重要内容^[14]。

上述片段中,奥斯丁同样使用自由间接引语,以叙述者视角模仿范妮的内心逻辑以涵盖三层语意,即范妮对克劳福德先生的留心观察、范妮涌现复杂情感及范妮因缺乏自信而仅以隐晦暗示。其中,孙译本将“seeing clearly, and judging candidly”译为“看得清楚,判断公正”,这既属于范妮的自我审视,又隐含叙述者对其的客观认同。此时,由于发话人物、叙述者及读者的态度相似,语意密度则能够有效加强^[2]。而项译本将其处理为“她的观察是准确的,她的判断是公正的”,这样的表述则偏向于叙述者的客观肯定,进一步削弱了原作中范妮自我怀疑的主观视角。由于语意密度越高且双重声音的叙事效果越强,则越能凸显范妮在社交场合中

的孤独与理性,但项译本的译法则会影响读者对范妮清醒却无助这一处境的感知。

1.4 兼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之长

鉴于自由间接引语在语法形式上介于间接引语及直接引语之间,该表达形式则可将两者的优缺点进行互补,不仅有益于达到双重声音叙事效果的目的,还可使其“具有生动性和较强的表现力”^[12]。

Example 7

ST: She was small of her age, with no glow of complexion, nor any other striking beauty; exceedingly timid and shy, and shrinking from notice; but her air, though awkward, was not vulgar, her voice was sweet, and when she spoke her countenance was pretty^[12].

TT(a): 她人比实际年龄长得小了些,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其他引人注目的丽质;极其胆怯羞涩,不愿引人注目;不过,她的仪态虽说有些笨拙,却并不粗俗,声音还挺动听,一说起话来,小脸还挺好看^[13]。

TT(b): 从年龄来说,她显得瘦小了些,脸色既不红润丰腴,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姿色。她非常胆怯和羞涩,总是躲避别人的目光;她的神色固然拘谨,但并不庸俗,她的嗓音是甜蜜的,每逢讲话,脸上的表情也很动人^[14]。

自由间接引语因兼具直接引语及间接引语的特征,而拥有与直接引语一致的句法结构、词汇等成分,又保留间接引语的时态与人称形式^{[10][15]}。奥斯丁站在叙述者的角度对范妮的外貌进行客观描述,即“small of her age”;又以人物视角传递内心感受,即“exceedingly timid and shy, and shrinking from notice”。该片段恰通过使用该引语方式,体现了客观事实与主观体验的自然融合。孙译本仍以较为口语化的叙述,还原原作叙述者在客观描述中注入温和的赞赏,如:“挺”字的使用。项译本则以“动人”一词直接评价范妮,为叙述者的主观赞赏。相较于前文的客观描述,此处的界限更清晰,接近于先叙后评的单一叙事,从而削弱双重声音相融合的叙事效果。

Example 8

ST: Maria was in a good deal of agitation. It was of the utmost consequence to her that Crawford should now lose no time in declaring himself, and she was disturbed that even a day should be gone by without seeming to advance that point. She had been expecting to see him the whole morning—and all the evening, too, was still expecting him.^[12]

TT(a): 玛丽亚很是焦躁不安。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克劳福德应该立即向她表露爱慕之情。哪怕是一天白白过去了,事情仍然没有进展,她也感到惶恐。她整个上午都在盼

他来——整个晚上仍在盼他^[13]。

TT(b): 玛利亚心神不定,十分焦急。克劳福德应该抓紧时机,作出明确的宣布,这对她是极端重要的;即使只是一天的时间,在这件事上毫无进展,她也忍受不了。整个上午她都在盼望他的到来;整个晚上也在这么盼望^[14]。

在该片段中,奥斯丁先以叙述者的角度描述玛丽亚在等待克劳福德表白时的焦躁心理,再逐渐深入其内心世界,体现其对婚姻的急切渴望与焦虑之情。在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与人物的声音距离常存在差异,但“叙述者往往会在呈现人物的话语、情感、思维时通过概括、扩展来达到自己的叙述目的”^[16]。孙译本中“哪怕是一天白白过去了,事情仍然没有进展”一句,看似是叙述者对克劳福德仍未到达这一事实的阐述,实则隐含对玛丽亚急切心态的微妙批判。即使孙译本中人物与叙述者的声音距离较远,但其保留叙述者的微妙介入,使得叙事干预对于显示译者主体性的存在有较强解释力^[17],还使得两者交融还原了原作的双重声音效果。而项译本的“即使只是一天的时间,在这件事上毫无进展”更侧重体现玛丽亚的情绪强度,导致讽刺效果淡化。同时,“整个……”在项译本中的重复,使人物的主观情绪更明显,最终导致叙述者的客观视角弱化。

2 结语

《曼斯菲尔德庄园》一书充分体现了奥斯丁对自由间接引语的巧妙运用,以此有效表达讥讽诙谐的效果,增强同情感与语意密度,并具备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这两者的优势。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两位译者均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作双重声音的叙事效果,但在翻译自由间接引语时,两位译者的处理方式存在差异。孙译本倾向于使用口语化表达,严格依据该引语形式的特征而不增添引导词,在客观叙述中注入人物情感或内心想法;而项译本倾向于使用书面化表达,多处增添引导词,易导致叙述视角与人物视角分离的结果。因此,相较于项译本而言,孙译本可以更好地将叙述者声音与人物声音进行自然融合,以展现人物的主体意识,为叙述者提供充足施展空间。因此,译者应充分了解自由间接引语的典型特征,以准确识别原作的这类引语形式,并尽可能采用直译方式及口语化表达进行翻译,以实现贴近原作叙事效果的目的,必要时对其句子结构进行调整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参考文献]

- [1]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申慧辉译.文学讲稿[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4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申丹.叙事学研究在中国与西方[J].外国文学研究,2005(4):110-113+175.

[6]热拉尔·热奈特.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Geoffrey, L., Mick, S.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8]简·奥斯丁.纪飞编译.曼斯菲尔德庄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9]潘维新.《曼斯菲尔德庄园》语言特色欣赏[J].外国语,1989(4):54-58,14.

[10]杨斌.英语小说自由间接引语的翻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71-75.

[11] Mikulan, K., Legac, V. The “Dual Voice” of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A Reading Experiment with Croatian Speakers Reading a Literary Text in English and Croatian[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158): 214-221.

[12] Austen, J. Mansfield Parks[M].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2.

[13]简·奥斯丁.孙致礼译.曼斯菲尔德庄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14]简·奥斯丁.项星耀译.曼斯菲尔德庄园[M].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2017.

[15]余素青.自由间接引语的语用分析[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36(2):58-65.

[16]李千钧,侯桂杰.福楼拜作品中的自由间接引语[J].外语学刊,2013(5):139-142.

[17]孔庆荣,秦洪武.论叙事干预与译者主体性——以《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为例[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71-77.

[18]高莉莉.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围城》中自由间接引语的翻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01):117-120.

[19]邵璐.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叙事文体学趋势[J].外语研究,2011(4):86-92.

[20]申丹.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J].中国翻译,2002,23(1):10-14.

[21]王林.句子上的叙事:谈自由间接话语的翻译处理[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4,46(2):294-302,321.

[22]周晓梅,吕俊.翻译批评的叙事学视角[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2):53-56,65.

作者简介:

曾丽媛(2002.08-),女,汉族,广西桂林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